

有没有超级虐的短篇小说？

丈夫的白月光回来了，他跟我说：我们互不干涉吧！

他为了她，低头向我道歉、喝得酩酊大醉、甚至舍命救我，也是为了给她脱罪。

相敬如宾的三年婚姻，我从爱上他，到不爱他，也就短短几件事而已。

我向来觉得相敬如宾，是最危险的一种夫妻关系。而我结婚三年，和丈夫莫怀青一直如此。

怎么形容莫怀青呢，高大俊朗，幽默多金，棱角分明的脸，绝佳的身材，待人接物温文尔雅，哪里都绝对温柔体贴。

除了不爱我，他应该算现代男主人设天花板。

就像刚刚同学聚会，他认真的把虾一个一个剥开铺到我的餐碟中，微笑着让我趁热吃下，惹来在座的一阵羡慕和恭维。

而现在，他目送最后一个同学离开后，握住我的手立刻自然而然地收了回去。

秋风微凉，他脱下外套细心地披在我肩头，看着我淡淡地说：
「颖夕，她回来了。」

我和莫怀青是商业联姻，家里长辈一句话，你们俩很合适，见了一面后就很快领证了。他很坦诚，见第一面的时候就承认，他有喜欢的人，就是大学的初恋，陆颖夕。

爱情的天敌，向来是合适二字。莫怀青是一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，同理，我在他心里，也是如此。

我们相安无事过了三年，但我们都没想象中那么坚定无转移。陆颖夕回来拨动了她心中尘封已久的弦，也在我心底砸入一块巨石，惊起动荡涟漪。

「你有什么打算？」我面无表情抬头问他。

他喉咙动了动，脸上似有难色：「我可能离不开她，穆湘。」

我心脏发紧：「你是想跟我离婚？」

莫怀青眉头一皱，瞪大眼睛看我，似乎不应该从我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：「穆湘，你知道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离婚的。」

如他所言，商业联姻本就身不由己，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家族关系，维持夫妻状态是最平衡利益和最体面的状态。

我突然觉得好笑：「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」

「穆湘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想骗你。我们以后互不干涉好不好？」

我像是听了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那个平日里光风霁月的莫先生，竟然说出这样渣滓的话。

「看来你还不够爱她啊！」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，走过几步又转回身，回到他面前，扯下他的外套扔到他脸上。

「我穆湘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和别人分享过私人物品，更不要说男人了。」

2.

那天是我和莫怀青三年来的第一次吵架，我没有回家，开着我的超跑直奔了 kv 酒吧。

午夜场人头攒动，我在舞池尽情摇摆。莫怀青不喜欢这种嘈杂的地方，我结婚后就很少来这里放松心情了，但是今天我觉得心里堵着一团火，无从发泄。

跳累了跑到包厢喝酒，朋友接了我电话赶来后一把扯下我手中的酒瓶。

「你疯了，穆湘，你之前不还说你在备孕吗？」

婚后我们各自忙着事业，就在三个月前我终于下了决心，想给莫怀青生一个孩子的。

「莫太太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，跟失恋了一样，你振作点！」

失恋？我握着酒杯大笑，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，都不能称之为失恋，顶多算一个笑话罢了。

她们都想错了，我没有借酒浇愁，更没有发酒疯，我就是离开莫怀青坐上车的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心意。

整整三年，在相敬如宾的过程中，我竟然爱上他了。

我骨子里一向傲气，要不然朋友也不会给我一个女神的外号。

他说他离不开陆颖夕的时候，我心脏揪的很紧，那个疼不是来自我的占有欲，而是我竟真的在乎他。

3.

莫怀青找到酒吧的时候，已经接近凌晨四点。

他拉起我的手：「跟我回家！」然后跟我的朋友们点头道谢。

我喝的有些腿软，还是站起来，脚步踉跄的跟他走了出去。

直到出了酒吧，我松开被他拽的生疼的手，才发现他双目有了血丝，汗水都把白色衬衣打湿了，眼底の怒意呼之欲出。

「从八点到现在整整九个小时！你不回家不接电话，你是不是要吓死我？」

「要不是看你朋友发的 ins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这里。」

「知不知道，我找了你好大半个城，我怕你.....」

「怕我自杀吗？」我脱口而出打断他的话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半分酒气，「莫怀青，你可能还没那么重要。」

他听了有些失神，却什么也没说，拉开车门将我扶了进去。

回到家，保姆张姐请假这几天不在，莫怀青帮我擦了身，见我躺下之后又跑到厨房里忙了一会，最后端来一碗小米粥。

我没睡着，客厅里的响动让我有一种幻觉，我的丈夫在一心一意地伺候他的妻子，这幻觉将我拼命压下去的喜欢生生拔起。

「把粥喝了再睡！」他放下粥，脸上说不出的表情「我要去一趟海城，明天公司的庆功宴，我就不参加了。」

见我没说话，他顿了顿，又开口：「我去见颖夕，她直接去了海城，三天后才会回来。」

自始至终我没有说一句话，他走了，我听到了车子的启动声，疾驰声，绕过窗前最后了无踪迹。

海城距离我们泉州，整整一千公里，莫怀青为了早一天见到他的心上人，真是千里奔赴。

他是那么着急，一分钟都等不了了。

我胃口突然烧的厉害，起身跑到厕所吐了半天，直起腰来才发现，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。

天光已大亮，我跑到书房，倚靠在莫怀青最喜欢的那把躺椅上，学他最喜欢地看书的姿势。

想着刚结婚时候，每个周末的午后，他都是这样倚栏读书，我就在一旁偷闲，偶尔偷瞄一眼他，阳光打在他的脸上，煞是好看。

这样的日子，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吧。

4.

我整整睡到下午，起床后觉得胃口舒服了很多。许是昨天那碗小米粥起了作用。

手机上有一条微信，莫怀青发来的。

「安全抵达，勿念！」

字里行间，就跟依依不舍得丈夫时刻汇报给妻子他出差行踪一般。

他可真是做到了对我毫无隐瞒，我苦笑，反手就把他拉黑。

我半点也不想知道他和另一个女人的任何行踪，我穆湘可没有自虐倾向。

扔了手机，我起床，深呼吸了三次，开始化妆换衣服。

三个小时后，我蹬着最新款的 Gucci 女靴，顶着一脸精致装开车直奔庆功宴。

我和莫怀青都有各自的家族公司，我们结婚后成立了一个新的企业青湘科技，共同投资。平时我来公司的时间少，但是只要我想，从莫太太变成穆总，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我只身赴宴依旧光彩照人，游刃有余之间却也频频失神。我总以为只要我忙起来，就可以做回我自己，可我眼前总出现莫怀

青和陆颖夕机场相拥的画面，那画面异常耀眼，也异常刺痛。

5.

庆功宴很成功，很快就上了各大头条新闻，说我是女神级企业家，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，说莫怀青没有出席，我们夫妻之间早已经名存实亡。

我看着手机上醒目的标题，无奈苦笑，看来这些娱乐媒体也有一语成谶的时候。

我们夫妻面和心不合的消息之后被坐实了。

因为有人拍到了庆功宴当晚，莫怀青在机场搂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。

很显然，那个女人，不是我。

媒体炸锅了，我却心如止水。该着急的是莫怀青，而不是我。

果然，第二天晚上，他就回到家，脸上的阴沉已经不加掩饰。

「穆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是说好的互不干涉吗？我做什么都告诉你了，我几乎对你毫无保留，穆湘，我们之间维持这个和平的婚姻不好吗？」

他竟然怀疑是我安排的记者跟踪偷拍他和陆颖夕。

我忽然就笑出声来：「爱情可以让一个人迷失心智。莫总你迷失了，可我从来都是清醒的。你的和平的婚姻对我来说就是最

大的不尊重。但是我也不屑于用你说的手段去对付她，她还不配。」

莫怀青的胸膛上下起伏着：「抱歉穆湘，刚才是不理智，但是请你不要那么说颖夕，她是个好女孩。」

「好女孩，会甘愿做个第三者？」我嗤笑。

莫怀青无言以对，紧握的拳头又松了开来，「那是因为她爱我太深。」

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颖夕，任何人，都不可以！」

莫怀青扔下一句话就离开了，我几乎是跌坐在沙发上，我第一次从莫怀青的眼神里，看出了心疼。

他不仅爱陆颖夕，更心疼她。

这样的情愫他从未对我产生过，就在此刻，我甚至还有所憧憬和期待。我一时好奇，很想看看那个陆颖夕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孩。

6.

娱乐头条的事情被莫怀青单方面压下去的，以他的能力，这些都不算事，甚至这次他都没有提出让我做任何的配合。

可能，我侮辱了他的心上人，他心中已然怨怼。

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但在公司里，他还是那个如沐春风一般的莫总，和我共事时，和我出现在公众场合时，都表现恩爱的恰到好处。

似乎我们的婚姻真的已经到了他说的最和谐的状态，可只有我知道，我已经趋于崩溃的边缘。

我已经天人交战了很多天，甚至每一次他彻夜不归，我都会幻想他拥着陆颖夕滚床单的场景，我心里就像钻了一个大洞，疼到我无法呼吸。

我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坚强，陆颖夕的详细资料就摆在我的办公桌上，我都没有拿起电话的勇气。

我也不知道在怕什么，可能是怕见过这个女人后，我会觉得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？

毕竟，莫怀青很爱她，爱的深沉。

7.

我和陆颖夕还是见面了，只不过是她主动联系的我。

她和我想象中有一些不同，乌黑发亮的头发一直垂在腰间，确实很漂亮，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，但是眼底地挑衅却不加掩饰。

她单刀直入：「如果不是你，我和怀青的孩子已经四岁了。」

我不动声色地啜着咖啡：「陆小姐把我约出来如果是忆苦思甜的话，大可不必，我们没有共同的回忆。」

她莞尔一笑：「怀青很欣赏也很敬佩你，说你无可挑剔。」

被第三者这样夸奖，我听得着实刺耳：「还是有缺点的，毕竟实在没办法把一个男人当成我的全部。」

她脸色变了变又重新堆满了笑意：「可我又怀孕了，陆小姐你说该怎么办？」

搅动咖啡杯的手愣了一下，我下意识地看向她的小腹：「这应该去问孩子他爹吧。」

「我已经打掉了！」

我抬头，略诧异。

陆颖夕却在笑，就像根本不是她刚刚失去一个孩子一样：「因为我不想让怀青为难。你可以唾弃我是小三，你可以贬低我的人格，你怎么想我都可以。但是我是更适合怀青的。我顺从他，他和我在一起能感受到快乐，我不会给他一点麻烦。哪怕是有了孩子，我都没告诉他，因为我知道他现在离不了婚，我也不想成为他的把柄，他的负担。」

她说的深情款款，我却觉得胃中翻滚，一时间想吐出来。

「我来找你不是希望你离婚什么的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可以为了怀青失去一切，我爱他，爱到你无法想象。」

我安静地听她说完，将手中的勺子扔到杯子里，再抬头，看她的眼神异常清醒。

「那你们还真是挺般配。」

8.

我至今还记得说出般配二字的时候，陆颖夕脸上闪过一丝愠怒。

她听出了我话里的嘲讽和自信。

她比我想象的聪明，段位要高一些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

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她所谓的能为莫怀青做所的一切事情，我自问很多可能做不到。我不会小鸟依人，我也不会为了他失去自我，更不会曲意迎合，甚至不会患得患失，更不可能爱到能伤害我自己的地步。

我其实挺想告诉陆颖夕的，那在我看来不应该算是爱。

但是，也许，精明如莫怀青，他是真的想要一个这样的女人呢。

我原本还带着怒意，见过陆颖夕之后，反而不想争了。

一时烦闷，我去找朋友聊天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。

客厅的灯亮着，莫怀青坐在沙发上，西装被他压出褶皱，茶几上一排酒，大多已成空瓶。他听到声音，抬头看我，眼神已经

飘忽不定。

他喝醉了。

他酒量很好，且非常自律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这世上的一切都不值得他大醉一场。

见我进来，他挣扎起身，却又一下子栽倒在沙发上。

我下意识扶住他，他反捉住我的手，往他怀里一带，我硬生生摔倒在他身上，带着酒气的吻就啄了上来。

莫怀青肆无忌惮，差点让我窒息，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，经历无数次的床事，他从没有过这般放肆和攻击，像是要把人生吞活剥一般。

我心脏加速，不知是惊吓还是难以抗拒。

「颖夕.....」

简单的两个字把我彻底拉回现实，就像是一盆冰水倾盆浇到滚烫的烙铁上，刺啦一声，升腾起一片白雾，灼伤我的五脏六腑。

那一刻，我狠狠地骂了自己，穆湘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！

我挣扎起身，努力让自己平静。

莫怀青已倒在沙发上，昏睡过去，嘴里还在喃喃而语，听不清任何一个字，却连音节都散发着难过。

他是为了他失去的孩子而难过，更是为他娶不了陆颖夕而宿醉吧。

9.

我给莫怀青擦了身，脱了衣服，盖上了毯子，也煮了粥。把那天我醉了他给我做的所有事，我都做了一遍。然后我就开车出门，去朋友家住了一宿。

我跟阿妙坦白了这些事，她大骂我不开窍，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把莫怀青办了，等你有了孩子，任凭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不可能让你俩分开了。

阿妙说的是实话，如果目前状况，莫怀青冒着巨大风险孤注一掷坚持离婚，作为他们莫家继承人的他，家里老人最终肯定也会妥协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孩子，那两边老人就是用绳子都会将我们捆在一起，决不允许分开。

我太了解这些长辈了。可我坚决摇头。

「阿妙，可我做不出！」

阿妙抹了一把眼泪：「我就知道你做不出来，我刚开玩笑的。莫怀青他是不是心瞎眼瞎啊……」

阿妙跟我痛骂了一顿莫怀青，我听得反倒好笑，我们聊到很晚，我一直觉得小腹坠痛，直到去厕所，血水竟然染红了底裤。坠痛感钻心地袭来。

我被紧急送往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我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。

我被吓傻了，我只说一个月前备孕而已，我暗自算算日子，和莫怀青最后一次确实是差不多的。

我又陷入深深自责，这段时间没有在意例假，还喝了那么多的酒。

可医生告诉我，孩子胎心有问题，已经停止发育了。

我做了流产手术，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只觉得割掉的不只是那未成形的孩子，还有和莫怀青的所有羁绊。

10.

我在阿妙家躺了一个星期，这一周我阻断了和公司的一切联系。我确实也想放空下自己，阿妙跟我吞吞吐吐，说有朋友看到，莫怀青和陆颖夕一起去旅游了。

「湘湘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你流产的事！」

「没必要，以后我的事和莫怀青都无关！」

我说给阿妙同样是说给自己听。

这时候青湘科技出事了，有人诬陷我们新项目产品原材料有问题，又利用水军引导言论方向，公司一下子被骂的很惨。

我把莫怀青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。

我积极应对寻找解决办法，那天很晚才从公司出来，我再次拨通他的电话，这次终于接通了，可一瞬间，一辆小货车迎面向我撞来。

那么近的距离，我几乎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风。可我也清楚地听到，莫怀青嘶吼的声音。

「湘湘，躲开！」

这是莫怀青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声音。

11.

我没有死，莫怀青开着车疯狂地撞向小货车，救了我。

幸运的是，他只是左臂骨裂，没有什么大碍但只是一直沉睡，医生说醒来就好了。

这场交通事故，把我们两家长辈都惊动了，我公公和父亲都发了火。我才知道，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的车祸，他们真正要害死的人是我。

而背后地买凶杀人的竟然是一个私企小老板，最关键的是，那个小老板竟然是陆颖夕的亲叔叔。

我大概可能知道，莫怀青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救我了。

不管如何，我要听他亲口说出。

两天后他醒了，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挣扎着起身。

我走过去，把他按倒在床上：「谢谢你，救了我。」

他嗓音干哑：「对不起，穆湘.....」

「你是替你心上人跟我道歉吗？」

他眼睛发红，激动得嘴角发颤：「你都知道了？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你听着莫怀青。我只说一遍。」

「她杀我，你救我。一命换一命。从此以后我们各不相欠。我们不必再互相试探，你也不用费心维持这可笑的和谐。我累了，也烦了」我昂起头，微笑着看着他，「莫怀青，我们离婚吧。」

12.

我把离婚协议拿出，当他面签了字，放到他床头，再没有看他一眼就出了病房。

我几乎是跑出的医院，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。

那两个字说出口，好像真的轻松很多，虽然心脏里像是空了一块，但我没那么累了。

我掏出电话告诉了阿妙这个消息。

「莫怀青那个傻叉！」

阿妙破口大骂。

「阿妙，我还得让你帮个忙！」

阿妙听完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带着哭腔挤出一句话：「穆湘，你也是个大傻叉！」

当晚，我和莫怀青的离婚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冲上了热搜，将青湘科技的黑帖全部掩盖，网友们又多了新的愤怒，那就是轮番地咒骂我。

毕竟，莫怀青刚冒死救了我，我却在他还未出院的时候，就提出了离婚。

紧接着，我父母和莫怀青的家人轮番给我来电话，我只强调一句，缘分已尽和平分手。

在之后，我的手机被各种采访甚至陌生人打爆了，我索性换了号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，我打算出去躲几天，就当散散心了。

我一直往南走，一直走，我想走的越远一点，留在那个城市的伤就能掩盖一分。

13.

半个月后，我在厦门的一个酒店收拾好了行李，打算去海边玩玩，打开门就看到莫怀青站在门口。

我吓得后退一步，感觉像是做梦。

莫怀青伸手抓住我的胳膊就把我拥入房间，房门咣当一声被他狠狠砸上。

我手腕被他握得生疼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被隐隐怒气撕扯了起来。

我都已经没有追究他的心上人了，他凭什么还这样对我发火？

「我找了整整十四天穆湘，你简直，简直……」他的脸憋得通红，后面的话断断续续说出口。

「你找我做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在医院！」

「我从没说过要离婚！」莫怀青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份离婚书，在我面前用那只残手握住，另一只手一张一张地撕开，直到撕碎，纸屑纷纷被他扬在空中，飘落在地毯上。

我这才注意到，莫怀青的脸憔悴许多，冒出丝丝胡茬，就连眼睛都布满血丝，再没了往日莫先生的烨烨风采。

「莫怀青，我不是不会生气。」

我的心被搅得乱极了，说不清的委屈突然就涌了上来，我伸出手捂住胸口。

「你是不是真觉得我是女神？可以一切都不在乎的？你是不是觉得，你在我面前一声一声叫着陆颖夕的时候，我这里不疼的？你是不是觉得，我穆湘就应该大气一点，就应该接受你那荒唐的开放式的婚姻？」

「穆湘，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」莫怀青眼底泛了红，哑着嗓子打断我。

我哑然，背过身躯，不让泪水掉落是我最后的倔强了。

我摸了一把脸，转身再看他全然轻松：「也许吧，爱过，你说的对，你对我向来坦诚。我也对你坦诚，爱过，那又怎样呢。」

不过是，让你再跑来羞辱我一遍罢了。

「既然你出院了，那正好，我们明天就回去，办离婚手续！」我拉过行李箱示意他让路。

莫怀青却一动不动，我就看着他眼底的泪就这么冒了出来。

我见过发火的莫怀青，见过伤心的莫怀青，却从没见过满眼愧疚自责到深情的莫怀青。

「穆湘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我爱的是你！」他胸口起伏起来，带着巨大地期待：「我们不能离婚，一想到失去你我就无法呼吸，我一直没看清自己的心意，我和陆颖夕没什么了。穆湘我真的爱你，你信我吗？」

我彻底怔住。

许久，像是过了一个世纪。

我才点了点头。

「我信你。」

他高兴得要来抱我，却被我一句话定住了脚步。

「可我现在不爱你了。」我昂头真诚地看着他，「就像你已经不爱陆颖夕，一样。」

14.

我不知道莫怀青是中了什么病还是突然开窍，从那天跟踪我到酒店之后，就跟狗皮膏药一样黏在了我身上。

那天他来了之后，我也全然没有了旅游的心情，他的突然表白没让我感动的痛哭流涕，反而扰的我心绪不宁。

意外的是，没有任何记者媒体来骚扰我了，应该都是莫怀青做了安排，包括头条热门喷我的帖子，全被压了下去，反而被莫怀青的一份手写的深情告白顶上了热搜。

我得到消息，陆远进了监狱，连同他背后的支持者都被整得很惨，几乎没有翻身之日了。我知道这是莫怀青做的，他狠起来，真的可怕。

我回去之后，我公婆立刻上门，公公是军人出身，一脚就踹在莫怀青的腿窝上，几乎把他儿子骂了个体无完肤。我婆婆一个劲地安慰我，心疼地要死要活。

我一边劝着我婆婆，一边还要拉着我公公，莫怀青可还是个病人了，别让老头一下子再给踢到医院去。

等他们闹了一出后，终于走了，我父母就又到了，莫怀青差点给老两口跪下。我爸没对他说什么，但是批评了我，说我过于冲动，但是我能听出来，我爸对莫怀青很有情绪。尤其是我母亲离开前，偷偷掐了我一把，红着眼眶说：「闺女受委屈了，只要你考虑清楚了，你做什么决定爸妈都支持你。」

爸妈的态度，让我冷冻的心流过暖流，哪怕牵扯那么多家族利益，他们心里真正心疼的还是我。

等他们都走了，我才坐在沙发上喘了口气。

莫怀青则站在一旁，还是一幅做错事，等待审判的却又不甘心死刑地挣扎表情。

「湘湘，陆颖夕回来后，我没有碰过她。」他抬头看我：「他打掉的那个孩子，不是我的。」

我睥睨着他，眼睛有些发涩：「我知道。」

他惊讶地张了张嘴。

「她那点伎俩还不够看的，我做市场调查的时候，她还在学校里谈恋爱呢！」

「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.....还要离开我？」他有些激动。

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：「莫怀青，你识人不明，如果连这些都看不到，也不配成为我穆湘的丈夫。」

我无奈一笑：「爱情会使人迷失心智，谁知道你有没有爱她，爱到愿意替她接盘别人的孩子？只缘身在此情中，你不能醒来，我生拉硬拽又有什么用呢？」

莫怀青抬手捂住脸，也掩盖不住他痛苦的神色：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」

.....那现在还不晚么？我醒了，换我拽着你，别不要我。」

「莫怀青！」我正视着他，「你的道歉我可以接受。但是你清醒一点，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了，不可能你明白吗？」

莫怀青眼中期许的光就这么暗了下去，他僵硬的搓了搓手：

「那，我们能不离婚吗.....就像以前那样？」

我看着他，眼中的失望情绪在无遮挡：「你憧憬的『以前』的任何一个瞬间，对我来说，都是再也不想看到的。」

「幸好，这样的以前即将结束了！错过就是错过。曾经的我是学会因爱等待，那只限于那么几年。莫怀青，我的耐心也有限的。」

「好在为时不晚，真庆幸，我就要自由了。」

我提起一口气，微笑道：「莫先生，明天九点，民政局见。」

莫怀青番外

1.

我一直以为我的爱情，就是对一个人的念念不忘。

所以当陆颖夕告诉我归国的时候，我是异常兴奋的。

我兴奋，可我也痛苦。

因为我发现，我好想不知道怎么跟我的妻子穆湘开口。

同学聚会那晚，我沉吟很久，终于说出口，纵使我想到过穆湘的反应，但是她异常坚定的眼神和寸步不让的心态，让我有点难受，又有点窃喜。

我当时不知道，这种窃喜，是源自于爱。

本来那天晚上我就要直接去接陆颖夕的，可穆湘开着车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不放心。

第一次，我爽约了陆颖夕，找了穆湘整整一夜。

她喝得酩酊大醉看到我却强装着坚强的样子，我看着特别心疼。

她宁愿掐红了手臂让自己清醒，也不想展现给我柔弱的一面。

我想，这应该是我一直没有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他的原因之一。

2.

见到陆颖夕的一瞬间，我发现，我的心跳并没有加速。

陆颖夕还是那么漂亮，话里话外全都是在回忆大学时候的过往。

我虽然也感慨万千，但我心里想的却是喝醉的穆湘现在胃口会不会难受？

然后我就发现，她把我拉黑了。这让我很生气，甚至想穆湘这么倔，怎么就没有陆颖夕半点的温柔呢？

所以被偷拍的时候，我真有点发火，当时安顿好陆颖夕我就借着这个由头，赶回了泉州。

我们大吵了一架，穆湘眼里的冷意我看的明白，我真怕她对陆颖夕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

毕竟，有不少的媒体眼睛在盯着她，我们这种人，一步走错很容易招黑。

3.

很快我知道了偷拍的事，是陆颖夕让人做的。她哭着跟我道歉，我理解她的心情，但是也稍稍起了疑心。

我知道陆颖夕和穆湘见面，我挺生气的，但是陆颖夕告诉我，穆湘说我和陆颖夕很般配。

我心里就发堵。

那天夜里，我拿到了陆颖夕的个人调查报告，那几张纸上写的真相让我震惊。

陆颖夕，竟然有个五岁的孩子。

大学时期，我根本没有碰过她，可按照孩子的岁数来看，这是陆颖夕大学期间给我戴的绿帽无疑了。

我几乎是被骗得彻彻底底。

我生气，但是不伤心，只是一时间接受不了。

那一天我喝多了，我挣扎着回到家，只想见到穆湘，我要跟她解释清楚，我想告诉她我真正的心意。告诉她，陆颖夕骗了我。

我想告诉湘湘，她不肯把柔弱展示给我，那我就把我的痛处展示给她。

4.

当陆颖夕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救救她孩子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我的妻子正躺在手术台上，流掉我的孩子。

陆颖夕这些年过得很艰难，被她亲叔叔陆远利用控制，而这一次她的回国，就是陆远一手策划的，要接近我，最终目的是要对我们青湘科技下手。

陆远曾经是我们莫家的合作商，但是心术不正被我父亲打压了，而我和穆湘的公司现在做的项目几乎抢占了他的所有市

场。

我答应了陆颖夕，救过她孩子后，两不相欠再也不见。

然后我就设了一个局，假装带着陆颖夕去旅行，麻痹陆远，实际上暗中派人去寻找陆远藏在海城的孩子。

阿妙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穆湘流产的事，我差点疯了。

我第一时间赶了回去，就在回去的路上，突然收到陆颖夕的电话。

她几乎是爆哭：「对不起，我叔叔派人对穆湘下手了.....」

但我看到那辆小火车撞向穆湘的时候，我用尽力气踩下油门。

碰撞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穆湘惊慌失措的脸上满是泪痕。

她第一次，为担心我而哭的。

我闭上眼的那一刻，真的很怕死。

我还没来得及和穆湘道歉，也没来得及告诉她，我爱她。

5.

上天怜惜，我大难不死，甚至只受了一点轻伤。

看来，三百万的车子还是有点作用的。

可是我醒来，穆湘却跟我提离婚。

我本来就气血不畅，一下子就感觉血在身体内乱窜，我看着她急忙想解释，可是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她误会了，误会的彻彻底底，我不是为了陆颖夕道歉，我只是为了我自己，跟她真心实意地道歉。

我直接晕了过去，等到再醒来，离婚的消息甚嚣尘上。

这都是穆湘做的，她用这种方式将我们公司推下浪尖，用这种方式来成全我。

我从来没觉得，我莫怀青如此懦弱，如此不堪，我当时是怎么跟她说出口，让她在我们的婚姻里，互不干涉的？

我在病房里，狠狠给了自己几个嘴巴。

我坚持要出院。好在是骨裂，不算严重。

三天后我如愿出院，我开始回到公司。

陆远对我来说，根本不堪一击，他的公司直接被查封，人也被抓了起来。这件事也惊动了我和岳父母，他们对陆远身后的支持者，同时出手打击，差点被赶出整个中国市场。

我帮陆颖夕救下了孩子，她答应永不踏入泉州。

我写了一份给妻子的告白书，将网上对于湘湘的负面新闻全部压了下来。

我打算召开媒体发布会，向所有人承认是我婚内精神出轨，但这后来被湘湘拦住拒绝了。

这一切都弄清楚了，已经过去了两周。

我拿到了湘湘的酒店地址，开始了我的追妻之路。

6.

我知道，我的告白并没有打动穆湘。

这是我活该。

我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所有地思念、悔恨、愧疚全部涌上心头。

我恨自己，整整三年，她就在我眼前，为什么我要任凭她错过？

人生有多少个三年呢？

她用最后的离婚，告诉我如何爱和尊重，也让设身处地的感受了一把，悔之晚矣的心痛。

我决定重新追求她。

7.

今天，是我一百零八天等待她下班，我捧着她最喜欢的满天星，站在她的车前。

我已经做好了，就这样站一辈子的准备。

(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